

工会周刊

责任编辑：王维砚 张菁
E-mail:ghxwghzk@126.com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清运医疗垃圾的“夜行者”

本报记者 王维砚

每天晚上6点半左右,36岁的驾驶员王广准时到单位“刷脸”,开始一天的工作。

检查车况,领取清运任务单、防护用品,参加班前会……晚上7点,他和搭档——押运员李彦军,驾驶医疗垃圾清运专用厢式密闭冷藏车缓缓驶出停车楼,前往第一家定点医院,灯火阑珊的街景在后视镜中渐行渐远。

王广是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医疗废弃物收运处理中心的清运班班长。这支由驾驶员、押运员等120余人组成的专业队伍,24小时不间断负责北京12个区、1300多家医疗机构的医疗垃圾清运。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考虑到夜班值班人员少、清运压力大,王广主动当起了“夜行者”。

晚上8点,车辆驶进第一家医院的大门后稳稳停下。医疗垃圾清运工作离病毒很近,必须“全副武装”开展消杀。

下车后,王广和李彦军穿戴好医用防护服,佩戴好防护鞋套、双层隔离手套、护目镜和双层防护口罩。两人相互打量检查,还对关键步骤进行了拍摄记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医疗垃圾的贮存、转运、处置等均有严格规定。2003年“非典”时期,王广所在的医废中心就负责过医疗垃圾清运,10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精细化、科学化的作业标准。他和同事们均持有清运危险品的从业资格证。

完成消杀的车辆在医疗垃圾暂存处附近停下。此刻,“躺”在纸箱里的医疗垃圾已经在消杀后被密封进了两层的特制垃圾袋内。王广和李彦军再次向这些纸箱喷洒消毒液,边边角角和缝隙也不放过。

消杀完毕,他们打开厢式密闭冷藏车后门,开始搬运垃圾箱。大约半小时后,这家医院的医疗垃圾全部被转移进了车厢。这时,他们的护目镜上已经渗出了一层水珠。垃圾量大时,他们需要1小时左右才能完成搬运。

再次消杀后,两人脱下防护装备,将它们扔进车厢内的指定箱子里。这些防护装备只能使用一次。

夜色渐浓,再次消杀车辆后,两人驾车向下一家医院驶去。这一整套“规定动作”,每到一处医院,就要重复一遍。一晚上下来,他们最少要驾车行驶300公里,完成4家定点医院医疗垃圾清运,垃圾重量约1吨左右。而这些医疗垃圾最终都会被送到指定垃圾处理厂进行焚烧销毁。

通常,一直到早上四五点,王广才能收车。2009年退伍后,王广来到北京环卫集团成为一名环卫车驾驶员。疫情期间,这段和病毒“亲密”接触的经历,让他愈发感到这份工作的意义——车轮滚滚,他也是首都抗疫的一份子。

“动车医生”父子档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周明 陈丹妮

“工具我都清点好了,你再点一下。”

“知道了,记得按时吃早餐。”

这是在湖北省武汉电务段动车车载设备车间里经常发生的一段对话——一大早,刚下夜班的刘敬国正在跟儿子刘岩交接班。这对父子所在的车间负责动车车载设备的检修养护,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列车超速防护系统(ATP)进行维修保养。

列车超速防护系统控制着动车组的运行方向、间隔和速度,相当于动车组的“大脑中枢”。因此,负责对列车超速防护系统进行检修养护的刘敬国父子,常被人们称为动车“脑科医生”。

只见一辆长400余米的动车组缓缓驶入车库,待动车稳稳断电后,刘岩和工友们就开始在狭窄的地沟中对车下应答设备进行检查。动车组的每颗螺丝上都有防松标记,他们需要逐个检查,保证每颗螺丝紧固,消除安全隐患。

检查完车底设备,刘岩来不及擦拭脸上的汗珠,便立刻上车,往返于动车组两端的司机室,对车载列控设备进行无电检查和通电试验。

在不足5平方米的司机室内,刘岩认真查看列车首尾主控机箱、线路指示灯状态以及各种仪器显示屏上的数据。他需要下载这些数据,并对22个项目进行功能测试。

其实,就在3年前,刘岩和父亲对于动车组维修保养都还是“门外汉”。

2018年5月,刘岩和父亲一同调入该车间动车车载设备工区,开始接触动车组LKJ和ATP设备。

父子俩从零学起。1992年出生的刘岩凭着勤奋,很快就成了行家,但1968年出生的刘敬国就有些力不从心。检测中,需要通过显示的英文来判断设备运行状态,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刘敬国向儿子请教单词和操作步骤,反复演练,直到完全符合岗位要求。

每逢节假日,为满足旅客出行,武汉局集团公司会增开高铁动车组列车,父子俩的工作量也会大大增加。但他们说:“能守护乘客出行安全,我们很骄傲。”

以石为媒,以刀为笔,冯伟书写着对技艺与人生的理解——

苦尽甘来 雕刻人生

本报记者 李逸萌

很少有人知道,苦瓜完全成熟后,原本青色的外皮会变成金黄色,瓜瓤中红色的种子甘甜蜜口。因此,苦瓜也被称为“甘来果”。

手握刻刀30余年,苦瓜一直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山石雕刻传承人冯伟情有独钟的创作题材。这其中,渗透着他对于寿山石雕刻技艺和人生的体悟。

在冯伟工作室外,一片绿色的小天地里处处生机盎然。每逢春天,他都会在这里手植几株苦瓜。

而在冯伟工作室里,材质、大小、色彩各异的寿山石苦瓜作品陈列其间,栩栩如生。冯伟独创的苦瓜雕刻技法续写着凝聚祖孙三代心血的“石头记”,赋予它新的时代特色。

“十八罗汉”和爷爷的工作台

苦瓜是冯伟偏爱的创作题材。2011年,冯伟创作的大型花果篮作品《硕果累累》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一时间名声大噪,苦瓜正是其中的花果之一。

1971年,冯伟的爷爷冯久和创作的大型石雕作品《花果累累》,获得全国工艺美术展优秀奖。

这两件相距40年的作品“隔空对话”,共同诉说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也讲述了冯伟在爷爷影响下,接力传承、走出新路的故事。

小时候,冯伟手里摩挲的是刀具,眼里看到的是石头。

那时,他总喜欢站在爷爷工作的福州雕刻厂厂房里探头张望,一个场景他至今难忘:炎热的夏天,雕刻厂的工作间里,几位寿山石雕刻大师正在一张工作台旁精雕细琢,这其中就有爷爷冯久和。呼啦啦的风扇声和刻刀雕石头的声音充斥在工作间里,冯伟却觉得,那一刻的世界格外安静。

这些后来被业界称作“十八罗汉”的寿山石雕刻大师,是当时福州雕刻厂里的主力职工。那一双双“点石成金”的巧手,令儿时的冯伟着迷。

寿山石雕刻讲究随石而变,会思考、善

观察是基本功。爷爷从小就注意培养冯伟的这种能力,将艺术启蒙潜移默化地融入生活点滴。

在冯伟童年的记忆里,吃水果时,盘里的荔枝长什么样的纹路,这颗荔枝与那颗有什么不同,爷爷都会让他仔细观察。当他看得入了神,爷爷总是在一旁呵呵地笑。

在爷爷的引领下,冯伟推开了寿山石雕的大门。打胚刀、锉刀、圆刀、尖刀、平推刀……这些刻刀成了他最熟悉的伙伴。

冯伟的指甲总是剪得很短,他右手中指的第一个指节上鼓起了厚厚的茧,这是他长期与刻刀相伴留下的印迹。摩挲着这个高耸的“小山包”,他笑着告诉记者,大约隔几日,指节表面就要换一层新皮。

1000颗苦瓜各有不同

肥大饱满的苦瓜,淡红中带黄,裂开的瓜体处,颗粒饱满的瓜籽晶莹剔透……冯伟工作室里陈列的苦瓜石雕作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

“别看只是一层薄薄的外皮,要巧妙运用高浮雕的雕刻技法,让凸面和凹面的搭配疏密有致,一眼便能感受到苦瓜肉的丰厚,才算是由皮到肉,抓住苦瓜雕刻的精髓。”冯伟说,这些苦瓜石雕表面的起伏看似随意,其实蕴含巧思。

虽然雕刻过的苦瓜已经超过1000颗,但冯伟自信地告诉记者,这些苦瓜每一颗都不相同。绿的、红的、白的、黄的、紫的、渐变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用刻刀记录下一颗苦瓜从青涩到成熟的“一生”。

苦尽甘来,终成正果——这是冯伟对苦瓜的理解,也是他对人生的寄望。“苦瓜吃起来虽然清苦,但是别有一番滋味,这像极了学习石雕技艺的过程。”

正式学艺后,冯伟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十分乏味。

早上5点起床,先打扫一遍卫生,然后从磨刀学起,从临摹练起。磨着磨着,冯伟的手磨破了,但他的心沉了下来。每日与寿山石“切磋”10余个小时,相石、打坯、凿坯、修光、磨光,每一个步骤都是一次修炼。

紧握手中的刻刀,每向石头内瓢深入一层,冯伟的内心总是既紧张又兴奋——石头内部变化多样,耗费许久的精心构思,也许

冯伟在工作室雕刻苦瓜题材寿山石雕。本报记者 李逸萌 摄



冯伟创作的寿山石雕作品《甘来果》。受访者供图

会因为色彩、纹路等的细微变化就不得不推倒重来。

不过在冯伟看来,创作最苦的时候也最快乐。“为一块石头相石构思时,走路、吃饭,连在睡梦中都在想着这块石头,等到豁然开朗,这种攀过高峰的喜悦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石无贵贱的质朴生命力

在冯伟工作室里,记者看到了又一件尚在创作阶段的,以苦瓜为题材的寿山石雕作品,画在石头上的墨迹此时早已干透。冯伟告诉记者,这件作品选用的是以黄绿色为主的老岭石,这种石头在传统观点中并不受“待见”。

随着寿山石资源日渐稀少,冯伟苦苦思索,如何发掘那些传统观点认为“不那么好看、名贵、炫彩”的石头魅力?

母亲吴美英对寿山石的见解让他有了新思路,也更加坚定了他对于创作苦瓜题材石雕作品的坚守。

吴美英对200多个寿山石品种、数千种寿山石的特征都了然于胸。在她眼中,“石

G 人来人往

让学技术成为一件幸福的事

声。这样的祖孙学中得乐的情景,是冯伟记忆深处的不灭烙刻。

对冯伟来说,造型的观察、石头的分辨、技艺的学习,不只是日复一日的“三更灯火五更鸡”、年复一年的“梅花香自苦寒来”,也是——“玩”。在一个小孩子的眼中,恐怕没有什么比玩更吸引人了。

在“玩”的过程中,没有对基本功枯燥、反复的厌烦,只有对不断“通关”的幻想和期待;没有对难题、瓶颈的焦虑,只有不断尝试中些许变化就能带来的欣然;没有对名利、报酬多寡的忧虑,只有沉浸其中就能获得的存在感、满足感。

这样的幸运,对于绝大多数学习技术的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这种幸运对于技术教育也许应该有所启示。

眼下,一些家长们对于孩子将来走进技术类学校表现出担忧。

学技术不好吗?新近出版的《技术史》中有这样一句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是用手勾画出来的”。这充分说明,今天人类社会的一切成果,都是通过技术的习得与运用换来的。

但家长的这种担忧又可以理解,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读职业院校、技院校,在人才选拔时“低人一等”的情况。社会对劳动

和技术的尊崇还不够。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学习技术的“幸福环境”。不是用分数把学生“逼”过去,而是用事实让学生、家长都愿意去,到了学校虽然学习辛苦,但又因为未来可期而甘心付出。

近年来,这样的幸福感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大国工匠走上人民大会堂颁奖台,高技能选手在国际大赛上唱响国歌,高技能人才评职称、涨待遇、提地位“梦想照进现实”……学技术的幸福感正在一点点增强。

让学习技术成为一件幸福的事儿,这个可以有,也应该有。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3次赴马里亚纳远洋科考,助力“国之重器”探海——

“乘风破浪”的钳工

本报记者 赖书闻 本报通讯员 吕忠诚

一把锉刀在手中反复推拉,铁屑飞溅中,零件表面变得平整光亮。日前,记者刚一走进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车间,就看到了全国劳动模范周皓忙碌的身影。

“零件表面打磨后是否平整,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得用手去摸,用心去体会。”头发丝直径1/16粗细的划痕,周皓仅用手触摸就能感知出来。

周皓是一名深海钳工。在3次马里亚纳远洋科考航次中,他先后解决了168项海试科研装备技术难题,帮助国产自主研发的科研装备取得多个国际、国内第一。

成为深海探索者

“小时候觉得爷爷修东西特别厉害,很崇拜爷爷。”周皓的父母都是煤矿工人,爷爷是一名钳工,他从小就对技能耳濡目染。于是在上技校时,选择了钳工专业。

步入工作岗位后,精益求精的老师傅们给他上了一课。

“产品明明已经达到验收标准,但他们还在继续升级标准。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为了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和性能。”老师傅

们的工作态度让周皓深受触动。

工作最初几年时间里,为了磨炼技能,周皓每天锉削练习过万次,用坏的锉刀近千把。他的手被锉刀磨起了水泡,然后水泡又被顶破。“当时一碰到工具就像针扎一样疼,最后手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他说。

2016年,36岁的周皓加入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开启海上之旅。

“深海设备要应对低温高压的极端环境,对舱体的密封技术和抗压性要求极高。往往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就要承受接近1100公斤的压力。”为此,周皓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多月,恶补深海设备资料,通过翻看、研究各类设备的使用手册,熟悉原理和操作方法。

海上亮绝技

第一次52天、第二次68天、第三次54天,这是周皓3次赴马里亚纳的出海时间。由于是远洋科考作业,每次出海都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对于晕船的周皓来说,海上生活是极大考验。

2016年6月,周皓跟随“探索一号”科考船,去往马里亚纳海沟挑战万米深度。晕船呕吐了10天的周皓,才刚适应海上生

活,就接到了安装潜水设备的任务。当时,根据海试装备返回记录的数据,需要对装备进行升级改造,由于没有改造所需材料,只能在船上寻找材料临时制作。

“队长开玩笑说,只要不把船拆沉了,什么材料你都可以拿来用。”周皓回忆说,他和同事拆除了船上符合条件的零件和钢材,重新制作了改造所需的零部件。

最终,“天涯”号深渊着陆器完成了10900余米的挑战,成功获得120余升万米海水样品,创下了当时的世界之最。

更加严峻的挑战接踵而至。

2017年1月,“万泉”号深渊着陆器定时释放器的锁紧装置和陶瓷高清摄像机密封装置出现问题,无法正常使用。此时,留给周皓的时间只有3天,而维修所需要的10毫米不锈钢板,由于船上没有合适的机加工设备,只能靠手工加工制作。

当时受海浪影响,整个船体晃动剧烈,这让周皓的维修难度再次升级。

“材料都需要手工锯割、打磨,为了让我保持平衡,同事们轮流站在我的背后,抓住我身上的皮带,帮助我站稳。”周皓回忆说,为了不让摄像机的密封舱进水,他将装置拆开弄清原理,重新设计了一个加压密封装置。

这一次深海探险,获得了大量珍贵高

清视频,在7449米深度成功拍摄到高清深海狮子鱼,这也是国内采用陶瓷材料作为耐压舱在深海的首次应用。

“差不多就是差很多”

每完成一次深海挑战,都要和国旗合影,这是属于周皓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说:“那一刻真的感受到无上荣光,对自己的技能很自豪。”

对于图纸上的数据,加工之前他总要再检验一遍;已经加工过10遍以上的零件,再加工时,他还是琢磨怎样能做得更好;他手工加工的零部件,精度误差可以控制在0.003毫米以内……“有周技工在,我们出海科考就很安心。”不少跟周皓合作过的科研人员都对他赞不绝口。

2018年,周皓开始带两名学生,学生都喜欢喊他“皓哥”。

“皓哥做事情很精细,不仅能把设备修好,还能从无到有进行设计。”学生赵民柏对他很佩服。

“皓哥对我们很包容,教技术也很有耐心。”学生罗文说,周皓不仅教授技能,也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

“技术上没有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就是差挺多。”在周皓看来,既然选择了这份事业,就要百分之百地投入。